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七十七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史堂

行水金鑑卷七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淮水

淮水又東北過壽州西 會纂云州在鳳陽府西南一百四十里淮水之南淝水之北有八公山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東南有壽昌城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水勢日增元魏揚州刺史李崇於八公山東更築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壽昌城州北二十里有硤石山兩岸相對淮水經其中禹鑿舊跡猶存芍陂在州南廢安豐縣也楚相孫叔敖所築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

思之水淮雩婁之野即此

去州六十里清河西淝河東淝河洛河水入焉

清河源出六安州界木厰山至州西南七十里入淮

西淝河上源莫詳自太和縣流入州至硤石山入淮

東淝河源出合肥縣雞鳴山北流二十里許分為二其一東經合肥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至州北西入於淮

沓蕞云水經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注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為獨山也北流分為二水施水出馬肥水又北逕獲城東又北逕荻江東又右會施

水枝津首受於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於肥水也經又曰肥水別出過其縣北入芍陂又北過壽春縣東北入於淮按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縣十五一曰壽春今為鳳陽府壽州二曰逡道今為廬州府合肥縣三曰成德注莽曰平阿五曰橐皋後漢書郡國志注春秋左傳會吳於橐皋在逡遒縣東南志又云平阿故屬沛有塗山塗山今在鳳陽府懷遠縣懷遠與鳳陽接界而成德縣不知在今何處蓋在廬鳳之間歟 又按 大清一統志稱云肥水出廬州府西北雞鳴山北流分為二其一東南流過府城東又東南而入巢湖其一西北流經鳳陽府壽州城東北又西至州北入淮爾雅歸異出同曰肥唐六典淮南道大川曰肥水自昔為廬壽要津今則水陸變遷故道俱不可問云江南通志廬州府肥水下注云在府城南七十五里源出紫蓬山東北經雞鳴山入金斗河一支西北流復東特南下至東門外余公廟前二水

相合故曰合肥鳳陽府肥水下注云東淝河在壽州城東北西流十里入淮西淝河在下蔡廢城西南境東流十里入淮下蔡廢城在今壽州北三十里合觀之則知東西肥本一水同源而異流者也肥當依爾雅釋後人誤加水旁耳

洛河自定遠縣白望堆流入壽州境至新村南入淮

淮水又東北過懷遠縣東

舊藳云縣在鳳陽府西七十里東南八里有塗山與荆山兩岸對峙淮水經其中禹會諸侯於塗山即此西南有禹墟及禹會村圖經云平阿縣東有荆塗二山相為一脉而水繞荆山之右禹鑿為二以通之今兩崖之間鑿痕猶存平阿漢縣即今懷遠縣也

去

縣二里洱河芡河天河渦河淝河水入焉

洱河在縣西六十里源發蒙城縣至縣南歐村入淮

狖河在縣西南十里源發蒙城縣至縣荆山南入淮

天河在縣南五里源出鳳陽縣之利山西北流至塗山南入淮

渦河在縣北一里發源自葛河口由鹿邑至亳州界黄河支流從西北來注之至亳城北與馬尚河合經蒙城流至懷遠縣北東入淮謂之渦口

淝河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縣之正義村匯為巨

浸東入於淮　舊說云宿州南與懷遠縣接界懷遠南與壽州接界則肥水當經由於三州縣之間而其源不始出於宿州也

淮水又東過鳳陽縣北縣為鳳陽府治去城十里　禹貢錐指　舊說云水經淮水過莫邪山西莫邪在今鳳陽縣南八十里江南通志鳳陽府淮水在府城北十里發源桐柏東過信陽合汝水過安豐南合決水北合豐水過下蔡合潁水過壽春合肥水過荊山合渦河過鍾離合濠水過盱眙合汴泗水東入於海蓋鳳陽縣西接懷遠東接臨淮為淮水必經之地不當遺去

淮水又東北過臨淮縣北　舊說云縣在鳳陽府東北二十里按志淮水經潁壽

至懷遠合渦水又經蚌埠鳳陽縣北至縣東南二里流入五河水常為患明成化中築東西二壩約高丈餘後屢加修築賴此捍禦正德六年夏水高於壩銜閘北城官民房屋傾頹過半嘉靖萬歷間兩壩以大水後漸增高一丈又自城東北至濠梁驛修築石堤長三百二十四丈居民恃以無恐

去縣一里濠河月明湖水入焉

濠河有二源東源出濠塘山西源出鏌鋣山二水至昇高橋合流至城西由廣運橋入淮

舊志云濠塘山即鍾乳山在臨淮縣南六十里山穴中出鍾乳也鏌鋣山在鳳陽縣南八十里相傳於此鑄劒故名縣城中有市河濠水舊從清流門入與此河會入淮宋連南夫作守始決濠水徑達於淮濠水合流至城西南有石絕水謂之

濠梁莊子嘗觀魚於此

月明湖在縣東一里北流入淮

淮水又東北過五河縣東舊志云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以沱澮漴潼四水合於淮故名縣東三十里有浮山介五河盱眙之間寰宇記云俯臨長淮山下有穴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還低有似山浮故名浮山一名臨淮山與浮山對峙曰鐵鎖嶺横跨淮口去縣二里漴河澮河沱河潼河水入焉

淙河俗作漴在縣南二里源出南湖東流入淮

澮河在縣南門外源出河南永城縣馬長河東流經

宿州過靈壁縣固鎮橋至縣南入淮

沱河在縣北二里源出宿州紫蘆湖經靈壁縣東南至縣西北會澮水東入於淮 通志云沱河在縣西北通虹縣五河口入淮

潼河在縣東北三里源出虹縣羊城湖通沱河徑天井湖南至鐵鎖嶺入淮北至虹縣石磯子亦入淮

淮水又東過泗州南盱眙縣北 薈蕞云泗州在鳳陽府東二百一十里水去州一里有浮橋為南北要道州西百二十里有巉石山在淮北岸與南岸浮山對峙即梁武帝築堰以灌壽春處河防一覽云淮挾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故至泗則湧譬

咽喉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阨塞其勢然也城外有堤明萬歷四年廵按御史邵陛砌以石周圍二千八百四十五丈高九尺有奇闊一丈有奇泗民德之立石曰邵公堤城諸門皆有水關宋時通漕艘後漸湮塞明知州王陞填城記云自萬歷年來河高城低闗門之閉而不敢啓者幾十餘年以致壅溢成患而壓市沮洳廨宇蕩析可為寒心凡為泗人計久遠者莫不以填城為長策御史周盤奏請截留漕米二萬石發夫填城共填過大小街巷二十一道軍民署房基土方一萬四千有奇　本朝順治六年六月間淮大溢東南堤潰水淮州城深丈餘居民猝無所備溺死甚衆至十月水漸退官廨民房十圯四五鄉鄙田疇一望晶淼今猶積水盈城長淮拍浪安土之居終無日矣州志云泗州瀕淮為泗患者莫如淮淮非能為泗患也以下流壅塞阻其入江入湖之路則高堰是已高堰之病泗自前代名臣勘議先正揭爭幸

有三閘之建泗得以息肩今三閘復閉泗苦沉淪矣彼上於閉閘者不曰為髙寶計則曰刷清口沙為漕計也固已獨是自古善治水者莫如禹未聞當日舍疏瀹決排而築堤堰水以為治也閱前志如治河則有分黄導淮之策治淮則有設閘啓閉之宜治湖則有入江達海之利失此不圖而務為補塞曲防計是徒以泗為壑也已蓋淮自濠梁五河會諸湖之水至界溝入泗境由泗北岸則自草背劉溝洪澤一路東至清河縣河口會黄入海又一路由大澗口入湖由湖達江以入於海兩路通行泗乃無患雖然泗之人秖知為桑梓切膚之計而不知當今地形水勢之髙下也蓋河身日髙水行地上即使大澗口開放將湖水盡洩泗州雖可涸出勢必清口水微黄水倒灌運道阻廢四百萬漕糧無繇達於太倉而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沙停沙停則海口必淤上流阻漲河南山東在在崩潰豈特淮揚兩郡下河七州縣億萬之生

靈俱遭昏墊哉然則泗城積水終於不出奈何惟有浚河深川之一法使水由地中行則泗州之水患可除而運道亦無所碍國計民生均得利賴矣　盱眙縣在州南五里有盱眙山縣以此名淮水去縣二里有長沙洲長二里淮水泛漲賴以捍禦今廢縣西北有護城堤沿淮河南岸明萬歷五年廵按御史邵陛所築自翟家河起至五塔山麓止長七百二十丈曰邵公堤萬歷二十一年重修西南一里有上龜山東北三十里有下龜山為龜山鎮下為運河川瀆異同曰泗州州與盱眙兩城相距凡七里自昔為漕運要衝今惟涓流可辨耳由州城而東三十里龜山峙焉嶽瀆經所載禹治水鎖支祁於龜山之足殆不可信淮流至龜山乃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富陵泥墩萬家等湖環匯於淮之東岸淮水泛溢恒在於斯州逼淮而地下故也禹貢錐指云按古汴水東流經彭城縣北而東入於泗唐貞元中韓愈佐徐州幕有

詩曰汴泗交流郡城角是其時汴水猶於州城東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流從夏邑永城宿州靈壁虹縣至泗州兩城間而入於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湮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

其南許家河澗溪水注之其北又與柳山甓山陡安崙墩塔影龜山洪澤諸湖水合而出清口與黄河會東流入於海

許家河自定遠縣流至盱眙縣境由查家埠入淮

澗溪盱眙縣西南山澗之水由舊縣小河口入淮

柳山湖在泗州西北九十里柳山下

甓山湖在泗州西甓山下長十餘里

陡湖在泗州西二十五里

安湖舊名安河在泗州北一百二十里

崙墩湖在安湖西中有高墩

塔影湖在泗州北長六十里闊五十里北連溧河東連洪澤湖相傳城中大聖寺塔曾見影於此

龜山湖在泗州東北三十里

洪澤湖在泗州東北闊一百二十里　湖之在泗者

五十有二不勝悉載州西北東三面皆湖南面為淮每遇夏潦秋霖小大匯注害禾稼浸城市為泗民患

張文端

治河書

洪澤湖在山陽之西南北距大河東俯高寶諸壑淮水遠自豫省復挾汝潁渦汴羣川之水匯而入焉瀠洄激蕩惟下之是趨而其地東北為下趨而北則出清口而達於海趨而東則高寶諸壑滔天而淮揚之民其魚矣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大興水利首建高堰

障其東而使之北淮南千餘里地無沮洳後世治水者皆守其舊而不變自唐以來南北通運至宋黄又徙而南湖日寛廣成巨浸而是堰之所係愈重慶歴間一修於發運使張綸明初再修於平江伯陳瑄至萬歴間河臣潘季馴復大修之且砌以石者三千餘丈愈鞏固焉顧西南一帶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空之而弗堤曰此處地形稍亢天然减水壩也但當時湖底深而能納雖不築堤湖水常低於岸面惟遇霪

霖異漲始漫溢而出故季馴又曰周橋漫溢之水為時不久諸湖尚可容受也迨黄流倒灌之後湖底墊高湖底高則湖水亦因之而高況決口九道淌刷成河地形愈陷以愈高之湖放愈陷之地於是此三十里稍亢之區昔所稱漫溢不久者今且終歲滔天東注而不止不特清口之力分無以敵黄而淮且反引黄水以俱東二瀆交騰高寶諸湖盈科而不受此清水潭所以大決而不可塞而下河七邑遂同溟渤也

臣奉

命大修將諸決盡塞自清口至周橋九十里舊堤悉增築高厚并將周橋至翟壩三十里舊無堤之處亦創堤之蓋今日之地形水勢與明萬歷間大異即使季馴而在今日亦未有不堤者也然仍舊減水者六處計二百丈壩之而非堤何也湖水之高於黄水者常五六尺若一任其建瓴而出則所蓄無幾一逢亢旱上源微細既不足以濟運更恐黄水之乘其弱而入

故壩泥淺一帶湖灘昔人稱之為門限令不使盡闢欲清水常留有餘然設遇大水連旬洪波驟溢清口一道之所出不勝數百里全湖之漲不有以減之勢必尋隙而四潰故堤以防之不虞之溢復壩以減之然後節宣有度旱不至於阻運而澇不至於傷堤也雖然洪澤周圍三百餘里合阜陵泥墩萬家諸湖而為一又上受全淮之委空濛浩瀚每西風一起怒濤山湧而以一線之長堤捍之浪頭之所及土崩石卸

雖歲歲增髙培薄終不能禦切思水柔物也惟激之則怒苟順之自平順之之法莫如坦坡乃多運土於堤外每堤髙一尺填坦坡八尺如堤髙一丈即填坦坡八丈以填出水面為凖務令迤斜以漸髙俾來不拒而去不留是年秋黄水大漲竒風猛浪倍異尋常而洶湧之勢一遇坦坡而其怒自平惟有隨坡上下而無所逞其衝突始知坦坡之力反有倍蓰於石工者故㢘淮以會黄者功在堤而保堤以障淮者功在

坦坡也惟是填積坦坡以來垂及十載風濤之所汕刷平鋪卸去離堤已四五十丈矣若用帑填積既所費不貲又工程難見應每年著河兵歲夫逐漸加工立為定制每歲堤工一丈填土二方務使所增之數適稱所耗之數則善矣久而久之離堤百丈之内必漸墊而高因叢植柳蘆茭草之屬俟其根株交結茂盛蔓延則雖狂風動地雪浪排空終不能越百餘丈之茂林深草而潰堤矣 靳文襄公治河書 文襄公坦坡保隄之説甚為卓見故

大書特書於此司河者請寫目焉

淮水又東北逕清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清河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淮水去縣五里洪澤湖在縣南六十里洪澤鎮西長八十里接盱眙縣界新志謂之富陵湖夏允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趨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塞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渭按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水經泗水注云下邳縣為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也今沂水挾泇武祊沭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即古沂水入泗處黃河是泗水故道邳州本泰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西一里今為黃流淤塞改道自郯城入運河矣

又東北逕山陽縣北山陽淮安府治射陽湖古

射陂也在縣東南八十里與鹽城寶應分水高家堰在縣西南四十里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防淮此其故址也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為築治長六十里清江浦在縣西即新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灣淮流迅急每致沉溺雍熙中漕臣劉蟠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自楚州至淮陰開導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其後淤塞明永樂中陳瑄修治運河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至鴨陳口達海

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於海

安東在府東北六十里本漢淮浦縣水去縣二里海在縣東五十餘里自鹽城縣東北經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也縣志云自縣西三十里顏家河渡直下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

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

入淮而兩瀆并為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禹貢錐指

河防雜說曰清口乃淮流從出以會合黃河之地也從前原極深通自高堰潰決全淮東洩黃躡其後濁流倒灌而盡淤成平陸矣康熙十六年以後節次挑空爛泥淺武家墩裴家場等引河四道共長六千餘丈一面將武家墩以上至翟家壩一切臨河決口并成河九道之處盡行堵塞完固挽水下注不令旁洩數載以來四道引河俱經衝刷寛深淮流暢注足以敵黃而無倒灌之患者引河之力也

高家堰所以障全淮之水使不得分流旁出而并力北趨以與黃敵乃兩河之關鍵也志稱後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唐宋以來不可悉考至明則平江伯陳

墕大茸之其後少保潘季馴復大茸之堰之上下其地不一而曰高堰者舉其大而稱之也自河工敝壞黄河之水逆入清口清口湮塞淮水潰六壩而東出山鹽高寶諸州邑幾為巨浸堰雖存與無堰等幸我

皇上南巡

親覽形勢洞燭機宜

命堅閉六壩廣闢清口且大舉增築高堰上自武家墩下至秦家高岡長八十七里屹立如山於是堰以西

之水涓滴皆出而會黄而堰以東沮洳之地復為膏壤矣此皆

廟算精詳功同造化以致兩河普利億兆更生後之防河者奉為一定之制守而弗失即千萬年可長治也

設高堰山盱兩通判管理修防其汛有三北曰高堰汛屬高堰通判南曰徐壩汛屬山盱通判中曰高澗汛則分屬焉

高堰通判所轄北自山清交界武家墩後横堤頭起

南至高良澗禹王廟前止計程五十里

山盱通判所轄北自高良澗禹王廟前起南至秦家高岡止計程四十三里皆總河于成龍題設　河防雜說云自山陽縣武家墩北起歷高家堰高良澗周家橋古溝唐埂至盱眙縣翟家壩止一帶堤工有石工樁工土工通共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丈六尺內惟高家堰最窪康熙二十二年伏秋大漲之際高堰水深一丈二尺有餘迨降冬消落則深七尺有餘方其大漲之時石工頂上水深數寸或一二尺不等樁工水與管木相平即有簽樁極高者亦不過露頂尺餘若以前當此異漲則頃刻之間即便潰決東洩而是年歷八月之久得保無恙者一則恃挑土加築之子堤尚高過水面三四尺不等人夫有立足之地可以用力修防也一則賴挑土填築之水內

坦坡攤護堤根石縫不至過水石工之內尾土無墊陷之虞石工之外風浪有消殺之勢樁不至拔起土不至於全傾也一則藉減水壩六座隨長隨減水深至一丈二尺外而止不至更為加長也此等各工俱濱臨洪澤大湖所以捍一望無際之水故須於頂衝之處預備物料加意堅築以圖永遠者也　自山陽縣武家墩北至盱眙縣翟家壩止一帶堤工原以障全湖之水然每每上年將堤工加高一尺則次年湖水亦必加長一尺仍復漫堤而過是以前朝潘宮保季馴將古溝翟家壩一帶二十餘里之地不築障水大堤止加三尺高之小堰使水小之時由湖下注水大之時漫堰而去也然明時黃河尚深湖水易出近來黃河墊高往往頂住湖水不得暢注故不特古溝翟壩一帶三尺高之小堰悉皆衝洗無存而又衝成河九道且不特成河九道也高良澗高家堰一帶之樁石工亦復不時潰決於是清水潭隨決隨塞築而

復圯十餘年間費帑無窮而河道漸至大壞也今於臨湖一帶共建減水壩六座計其洩水之地武家墩壩長十丈高良澗壩長十丈二尺周家橋壩長十四丈古溝東壩長三十四丈五尺古溝西壩長五十三丈五尺唐埂壩長四十八丈二尺內周家橋一壩係康熙十九年歲修案內工程其餘五壩皆大修案內動帑創建改修之工也當高堰湖水止深八尺以上之時雖建此六壩可使湖水涓滴不洩以為敵黄之資及湖水長至八尺五寸以上始從壩底漸減方二十二年淮流不息滔滔下注歷八月之久而隨長隨減不至壅積漫堤者實此各壩減水之益也但湖水長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費力愚意再添建五十餘丈長之減水壩一座即使將來之湖水雖遇極漲之時而深不出一丈二尺之外多一處減水自然不致壅積漫堤庶幾不十分擔險且易防守也

高堰汛自武家墩西堤歷攔河壩至東堤歷鹽壩至土地廟前大堤頭攔河壩止長七百六十六丈七尺

自武家墩土地廟起至高堰大壩北止大堤長二千四十一丈八尺自高堰大壩北頭起至小黄莊止大堤長三千七百二十六丈七尺

高㵎汛自小黄莊起至高良㵎禹王廟山盱交界止大堤長二千三百七十四丈五尺六寸　以上屬高堰廳

自高良澗禹王廟起至周家橋止大堤長三千二百二十七丈四尺

徐壩汛自周橋起歷棠棃樹至秦家高囥止大堤長四千三百七丈　以上屬山盱廳

高堰大堤於康熙三十八年冬

命原任戸部尚書王日藻等領帑分修

命兵部尚書范承勲等督脩康熙三十九年二月　題

請將工分為三段自武家墩至小黄莊為一段小黄

莊至周橋為一段周橋至棠梨樹為一段先從中段
興修本年四月臣始履任見湖堤衝刷殘缺難禦伏
汛於五月内　題准武家墩至小黃莊臨湖釘埽工
程先行儧築以資捍禦至堵閉六壩塞茆家圍南北
壩及夏家橋唐埂中壩北壩俱於八九月完工是役
也湖溜湍激堵塞倍極艱難幸秋令八十餘日西風
不作洪濤不興得以就緒此皆
皇上至誠格天之所致也是年九月奉

旨撤回范承勳等九人臣奉

命專督各工至康熙四十年冬告竣北自武家墩堤頭起南至棠梨樹止長二萬四千九百八十一丈二尺三寸高二丈三四五尺不等臨湖鑲柴高一丈一二三四尺不等頂寛八丈四尺又臨湖鑲柴寛八尺底寛一十三四丈不等臣又慮柴工不能經久自武家墩至小黄莊堤底舊石工年久殘缺淤墊　題請重砌新石岸自小黄莊以南至古溝前河臣于成龍委

員建砌石岸有未完工者嚴飭償完有被水衝殘者遴員修補又自古溝以南至林家西亦俱創砌石岸又自天然壩南起至秦家高岡止俱臨湖鑲柴以資保障又置鐵犀五座於高堰大壩高良澗龍門大壩芇家圍夏家橋諸處以鎮之又康熙四十年三月桃汛大發湖水蓄長　題淮自武家墩起至棠棃樹止加築子堤以出水面七尺為度以禦風浪康熙四十一年伏汛黃淮並漲水勢異常全賴子堤捍禦

武家墩西堤東堤原係明季行運新河之東西堤也
西堤於康熙十五年間被水衝決堵築今歷年加修
東堤係舊堤康熙三十九年議修以為西堤重門之
障
山清交界東攔河壩長四十丈康熙三十六年創築
因每歲修葺西堤築此以便取東岸之土
真武廟東攔河壩長三十丈康熙十六年建因新河
不復行運築壩河上以便往來

鹽壩長五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四年鹽商築

南攔河壩長三十四丈康熙二十二年創築以攔湖水

高堰大壩外越壩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尺康熙十六年創築

六安溝外越壩長六十八丈五尺康熙三十九年鑲柴修築

高澗大壩内有深潭不能幇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裏

月堤長二百五丈五尺估砌石工又臨湖外月堤簽

釘排樁鑲柴長一百五丈

龍門大壩臨湖埽工長二百二十一丈五尺裏月堤

石工長一百七十丈

清水潭堤内有深潭不能幫築康熙四十年創築裏

月堤長九十六丈

周橋迤南舊減水壩六座康熙三十五年大水衝壞

康熙三十九年堵塞今另建滚水石壩三座上下兩

座金門口寬各七十丈中一座金門口寛六十丈又建天然壩草壩二座一口寛六十丈一口寛六十二丈三尺

大堤内運料小河自武家墩起至周橋止前河臣靳輔開空未成康熙三十九年范承勳等 題准以挑河之工築大堤河面寛八丈底寛五丈深五尺為度因水淺未能通舟康熙四十一年 題准加挑

運料河堤土人稱為二堤自武家墩起至周橋撑堤

止前河臣靳輔築

周橋東草字河順水堤自周橋大壩東起至仁和集西止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康熙四十年修築

唐漕河堤自天然壩南大堤起至界溝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五丈康熙四十年創築

蔣家壩攔水堤自蔣家壩起至周家圍止長一千一百五十三丈康熙四十年築

洪澤湖築高堰南北堤岸所以東淮水出清口敵黃

濟運也於清口築新大墩一座導水七分敵黄三分濟運若遇桃伏秋三汛湖水盛長水大易起風暴欲保堤岸以衞運道民生於山盱汛建滚水石壩三座其由身尺寸與清口黄水形勢相照應取勢足敵黄過則聽其滚去此四季測量水平審度至當迺定壩址歷年著有成效如春夏之交黄水先長湖水勢微清口清水稍弱恐不足以敵黄則啟歸仁湖三閘之版放水入洪澤湖以助清口水勢敵黄而濟運此皆

聖主數次閱視河工指示方略精詳盡善乃克平成奏
績萬世永賴屬在臣工敬奉遵行勿穿鑿私智變易
成法則淮揚生靈永蒙利賴於無窮矣
洪澤湖北滚水壩一座長七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
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廟
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北滚
水壩外水深六尺九寸由身過水一寸每年水大開
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為則八

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時北壩由身過水一尺九寸　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時北壩斷流壩外水深六尺

中滚水壩一座長六十丈由身高六尺八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十八日開放時量高堰關帝廟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七寸中滚水壩外水深六尺八寸由身過水五分每年水大開放驗高

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七寸為則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髙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髙出水面一尺二寸時中滚水壩由身過水一尺八寸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關帝廟前新石工髙出水面四尺時中壩斷流壩外水深六尺五寸

南滚水壩一座長七十丈地形稍髙由身髙六尺三寸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開放時量髙堰關帝廟前水深一丈八寸新石工髙出水面三尺二寸南

滚水壩外水深六尺四寸由身過水一寸每年水大開放驗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出水三尺二寸為則八月十二日湖水盛長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尺二寸時南滚壩過水一尺九月初六日湖水落二尺二寸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三尺四寸時南滚壩斷流壩外水深七尺五寸

天然北壩一座長六十丈壩基高七尺康熈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一

尺二寸湖水盈滿三滚壩宣洩不及將天然北壩開放宣洩異漲之水湖水從此漸消故天然南壩停其開放至九月初九日湖水落二尺八寸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四尺三滚壩俱斷流時天然壩基尚有三十二丈過水深五尺壩外水深四五尺不等至十月十六日湖水又落五尺高堰關帝廟前新石工高出水面九尺天然北壩斷流

清口淮黃交會處查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淮

黃水勢盛長時量惠濟祠前

御示挑水壩處石工高出水面三寸至九月初九日止

落水三尺二寸惠濟祠前

御示挑水壩處石工高出水面三尺五寸

清口清水高出黃水二尺三寸自清口東壩起至北岸止計河面寬五百五十丈中泓水深三丈三四五尺不等清水敵黃四百三十七丈黃水止存寬一百二十三丈至十月十六日天然北壩斷流時清口中

汍水深三丈一二尺不等清水敵黄水北行距北岸黄水止存寛九十五丈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穀旦

遂寧張鵬翮記立石以上俱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　月日河工効力原任大理通判徐光啟條陳泗州境内溜淮套為洪澤湖上游議於溜淮套穿湯家岡挑河築隄引淮水經金華寺許家岡曹家廟盧家集馬廠下張福口直出清口分水勢以達黄河一則河南一帶船隻無洪澤之險

二則減洪湖之水以保高堰三則溜淮套高於張福
口一丈八尺建瓴之勢亦可刷黄濟運總河張鵬翮
據以上聞即遣光啟賫奏
上諭總督阿山總漕桑格總河張鵬翮江撫于準安撫
劉光美會勘　督臣阿山等僉議自泗州溜淮套開河
築隄分洩淮水至張福口會出清口約估銀一百三
十九萬四千有奇具奏部議錢糧甚屬浮多應令嚴
加核減具題奉

旨依議督臣等復率領多官細加查丈測量水平地勢
低窪之處減挑河土高阜之處減築隄工確核估計
仍令原任通判徐光啟宿遷縣縣丞郭維藩清河縣
主簿方德弘估計土方夫工料物等銀一百二十三
萬七千有奇較原估共減十五萬六千有奇據冊開
溜淮套
乃淮水上源其地高亢今開河洩水誠恐建瓴之勢
設或全河直瀉有關一帶民田廬舍且清口驟湧亦
恐宣洩不及議於河頭建設草壩一座以束水勢自
溜淮套湯家岡坡邊起至溧河止長五千三百七十
丈自溧河北岸起至汴河止長二千四百三十丈其
汴河新河合流下洩之處西岸議建裹頭以束水勢

自汴河北岸起歷金華寺土岡至安河長四千六百一十丈内有安河河身八十丈不必挑穵自安河起至泗州交界止長八百十五丈自泗州交界窯邊起至盧家集長一萬零七十丈自盧家集起至馬廠長三千五十丈自馬廠起至高家灣長一千九百五十丈自高家灣南起至出口處長三千丈以上河身共長三萬一千三百二十一丈至於兩岸築隄自溜淮套起至清河縣縷隄止應築西隄一道自溜淮套西岸張家莊後起至李家莊西北止俱係高岡不必築隄自李家莊西北起至溧河南岸止共四百丈溧河稍面寬十三丈内留口門十丈建造雙金閘一座溧河上通虹縣下接宿境淋雨連綿或伏秋水發一切溝渠之水皆由此河下注歸湖應於西隄之上建設雙金閘一座以資宣洩入於新河順軌出口不致淹没田畝自溧河起至華家莊長四百八十丈自華家莊北起歷金華寺岡至許家岡止地勢高阜不必築

隄自許家岡下起長一千八百丈自安河南岸起至北岸止長六十丈內有河形五十七丈安河上游雎水從歸安利仁三閘而下直射黃家堰歸洪澤湖因河身向無故道淺深不一每遇伏秋水漲蕩漾數十餘里議於上流斜挑引河三道分殺水勢會歸新河順軌而下不使仍由舊河直趨高堰第一道洩水河自安河北岸葉家莊南起至二甲朱家莊姑子菴止長三千七百六十八丈三尺第二道洩水河自安河北崖青墩起至曹家廟迤東止長二千六百五十丈四尺第三道洩水河自安河北崖舊大王廟地基起至武家岡東止長二千四百五十丈安河之水既挑三道引河分洩應於小河南岸築束水小隄一道自歸仁隄丘家莊石工起至黃家堰新河西隄止長六千五百三十五丈北岸束水小隄一道自歸仁隄石工裏戧起至朱家莊後估挑新河西隄止長六千四百七十二丈五尺每河斜挑引河三道穿西隄入新

河並出張福口應於引河口門各下埽裹頭以資捍禦安河既於大王廟地基迤下開引河三道應於廟基之上堵斷使三道引河之水歸入新河不致橫流議築攔河壩一道長六十丈自安河口起九百一十丈至泗州交界自泗州交界起長二千三百五十丈又一千三百丈至孫家莊自孫家莊南起至畢家溝南止地勢高阜不必築隄自畢家溝南起長四百丈畢家溝河一道在桃源南岸縷隄之內積水成河每遇伏秋水發桃源南鄉一帶溝渠之水皆由此河下注歸湖應於西隄之上建設小閘一座以資宣洩入於新河畢家溝大河形長一百丈內留口門六丈建造小閘自下又二千七百四十四丈至王家莊自王家莊西大河形東邊起長二千二百丈自殷家莊後起歷盧家集至馬厰北道大路東邊止係高岡不必隄自馬厰北頭大路東邊起至范家湖長五百十一丈內留口門六丈范家湖水來源甚遠應於湖口西

隄之上建設小閘一座使范家湖之水全歸新河順
軌出口不致淹沒民田自范家湖起至桃源交界止
長一千四百五十丈自桃源交界遥隄頭起至御壩
後縷隄迤東止長三千九百九十丈東隄一道五百
丈至周家橋溧河河身應於中泓下埽堵塞上築土
隄自溧河西崖起至汴河長五千一百五十丈汴河
來源數十里冬春緩流夏秋急湍入洪澤湖今挑新
河應堵塞下口使汴河之水會歸新河不致助洪澤
之險築攔壩一道自汴河北岸起歷金華寺岡至許
家岡止地高不必隄自許家岡起至黄家堰渡口長
一千八百丈黄家堰渡口長九十丈係估挑新河雖
安河上流已經堵塞但河身寛深應下埽堵築上接
上隄自安河北岸起長七百丈接前工至曹家廟地
勢高不必隄又八百五十丈至畢家溝畢家溝河形
一道寛九十丈又四千丈内有河形五道一長六十
五丈一長四十五丈三俱長五十三丈入正隄八百

五十丈東西兩隄凡有支河通溜之處俱估建閘座裹頭但田間溝洫務必建造涵洞方可宣洩積水不致淹沒民田共估建涵洞十座　四月十四日總督阿山等具疏覆

奏并請

皇上親臨閱視指授方略五月十四日部覆十八日奉

旨這所估錢糧尚屬浮多著行該督等再加核減溜淮套地方如往閱視可否直達盡境及沿路有無阻礙著該督等身親詳看確實具奏　六月初六日會淮部咨轉行原任通判徐光啟等覆看　七月日據徐光啟等看明詳覆云溜淮套

一工挑河三萬餘丈束西築隄二道前遵部議已將原估核減十五萬有奇所有挑河築隄土方工價俱係實工實料無敢浮多即造閘壩建涵洞及下埽防護所用帑金無幾今蒙

皇上聖明誠恐糜費帑金著再核減惟有將所估河身再減淺窄兩隄重估矮小庶能節省但淮水從盱泗入湖口門二十餘里今溜淮套分洩之河所挑止寛一十五丈猶恐窄小分水無多况淮套之地高於張福新河水勢湍急隄工慮難單薄無敢核減定議仰請裁奪再溜淮套至張福口計程一百七十四里原可直達盡境本無高山峻嶺即土岡數處亦屬平坦止有安河之隔搭橋可渡水緩無虞至汴河寛十有餘丈現有木橋日通行旅惟是畢家溝起至出水河頭一帶地勢低窪頻年積水或蕪灘水上漾每逢夏秋難行冬春便成陸地查河形水溝十餘處現今有水泥濘人馬未便馳驅容俟水乾墊成

御道齊備方敢恭請
聖駕閱視指授方略俾能竣功 詳覆 十二月初八日
總督阿山等題覆 十五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十七日議覆 二
十一日奉
旨自溜淮套至張福口開濬河道甚有裨益應即舉行
朕屢次親臨河上於地方情形遠近無不周知不繫乎
朕之親視與否今朕年已漸增憚於臨幸且南方水土
不比北地每渡大江河湖及過閘口亦甚加廑念故不

欲親往閱視著即將興工之處再行定議具奏　二十

二日內閣九卿合疏題奏請

皇上早臨閱視指示　二十七日奉

旨溜淮套工程於運道民生甚有裨益故前旨令即議興工不必朕親臨視令內閣九卿等僉謂非朕親臨指示不能斟酌盡善且地方官不經指示亦所不敢興工再三陳請朕以此奏聞

皇太后奉

皇太后懿旨事關重大故諸大臣合辭懇請予身體甚

安健皇帝躬臨指授於地方民生有益朕秖遵

慈訓親往閱視著該衙門擇日具奏　二十九日欽天

監摺奏明年正月十九日癸酉卯時

皇上往溜淮套閱視運道本日奉

旨依議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内閣交奏事

俊子來保轉傳

上諭諭八旗都統部院大臣溜淮套河工朕去閱視於今年務必挑濬其挑濬人員亦照都統孫渣齊等將帶去八旗部院人等俱著該管處保舉謹慎老成有操守身家殷實者派出每人各帶銀三千兩若過三千兩之外則力不能擔此銀內不侵蝕一兩一錢者方好其用過餘剩節省銀兩繳回不足者找領此河不可一齊全挑恐挑至將半時至夏間被雨水衝決反致敝壞若於今年挑一半明年挑一半則成功甚速而又無疎虞如

保舉人員內前至地方有生事胡為侵蝕錢糧等情事
發將原保舉都統副都統參領部院大臣一併嚴加治
罪決不寬恕其所派人員於起程前期引見預備俟朕
著來之時作速前往　初十日工部議覆奉
旨依議　是日工部請差督修大臣將各大臣職名具
題本日奉
旨都統孫渣齊等督修之河甚好百姓亦甚感激伊等
又伊等俱已諳練仍將都統孫渣齊等派出　二月日

聖駕駐蹕清口闕日

駕自清口起行閱視溜淮套工程是日曹家廟駐蹕內

侍馬武傳

旨與總河等遂回蹕至清口傳

旨切責張鵬翮等　二十三日總河張鵬翮以自陳認

罪事具奏　二十八日奉

旨黄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總河身任河責必勿憚煩

勞時親勘閱將應修應築之處斟酌合宜又能任用得

人斯為稱職張鵬翮聽信罷斥小人徐光啟議開溜淮套河竟不親加審勘輒奏稱此河開濬有益所立開河標識至毀壞民間墳冢田廬又地勢甚高雖開濬成河亦不能水出清口徒滋生事擾民張鵬翮請開此河輕舉妄動大負職掌九卿詹事科道將張鵬翮並前會題請開溜淮套督撫等俱嚴加議處具奏　三月初十日

會議得溜淮套一工該督等意見未周疏請

皇上親臨指授臣等議以此事關係甚重再三恭請

聖駕親臨閱視荷蒙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親臨閱視審度形勢有礙民墳冢
田廬又地勢甚高雖挑成水未必能出清口特頒
諭旨停其挑浚張鵬翮方奏稱從前悞聽小人徐光啟
之言將無益之河妄行啟奏以致煩勞
聖躬罪愧萬死認罪前來總河張鵬翮職司河務凡應
開應築之處理宜詳看據實奏
聞今溜淮套地方並未詳加審看聽信徐光啟之言將

無益之河妄行啟奏殊屬溺職應將總河張鵬翮革職查張鵬翮係革職留任之員相應解任原任總督今陞刑部尚書阿山既奉

特旨著將溜淮套詳勘確實乃不詳加審勘妄行題請挑浚甚屬輕浮大溺

皇上委任之職應將阿山革職查阿山係革職陞任之員相應解任總漕桑格安撫劉光美江撫于準既奉

特旨會勘並未詳議妥確輒行合詞會題亦屬不合應

將總漕桑格安撫劉光美江撫于準各降五級調用
革職通判徐光啟係罷斥小人妄行條陳輕生事端
應將徐光啟枷號河干兩箇月示衆責四十板遞解
原籍可也　五月二十六日奉
旨阿山著革職張鵬翮著革去所加宮保桑格著降五
級劉光美于準著降三級俱從寬留任餘依議淮揚道治河檔
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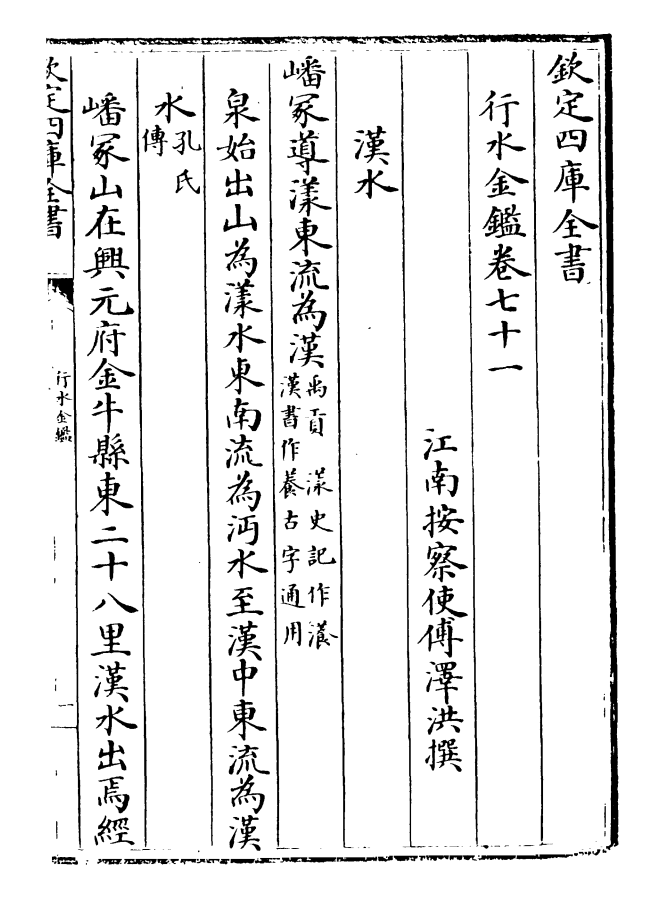
旨朕南巡閱河時見洪澤湖風浪危險堤岸陡立商民船隻觸石損壞傷人甚多朕心時切軫念因特令河臣沿湖堤創設救生大樁自設樁以來數年内並未損船傷人於商民大有裨益此樁應時加增修愈多愈善嗣後著江寧蘇州杭州織造每歲於節省銀内各捐五百兩解送總河衙門以備救生樁之用該督逐歲修理在案不必入奏銷如不實行修理於别項支用者從重治罪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三月日淮揚道傅澤洪詳請濬運料小河　高堰山盱兩廳所屬運料小河於康熙四十一年間蒙前院張具題奉
旨挑濬深通保堤運料誠為善策迄今一十九年日久漸成淤墊蕪之五十八年奇風駭浪水溢漫堤因而堤工汕卸淤墊更甚運料船隻艱澀難行又於五十九年補築大工之時隄邊取土地益窪下以致積水汪洋宣洩無路風浪汕刷堤根受傷實屬危險茲據

兩廳會詳請憲批浚本道遵奉憲批親往確勘一線長堤為全湖保障運料保工委屬要務此河挑濬深通既可保護堤工又可宣洩積水運送物料船隻無艱澀之虞積貯土方兵夫無望洋之歎一舉而四善具備則詳請題估發帑興挑誠不可一日稍緩者也

嚼梅軒偶存

行水金鑑卷七十



行水金鑑卷七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漢水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禹貢漾史記作瀁漢書作養古字通用

泉始出山為漾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孔氏傳

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

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元和志金牛舊縣在今漢中府寧羌州西北其嶓冢山在今沔縣西南接寧羌州界南鄭今漢中府治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

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葢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爲東漢也獨

氐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泉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氐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為可據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褒城尚書說 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别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别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陸深蜀都雜抄

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畧如棧

道但山庳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之間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没踝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巍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水纔濫觴不没凫鴈合五丁峽水東流為沔其流始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寧羌州北三十里峽口縣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寧羌

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寧羌衛於此成化中即衛建州治自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為川江常璩言沔出嶓冢合白水為西漢明興尊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

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為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王阮亭蜀道驛程記漢中記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為分水嶺新城先生言分水嶺與記異殆記是

山海經云漢水出鮒嵎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沔陽縣界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十里後魏正始中析沔陽

置嶓冢縣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其故城在沔縣界西北去唐西縣治白馬城五里故隋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金牛故城本漢廣漢郡葭萌縣地蜀為漢壽縣地晉為晉壽縣地東晉為綿谷縣地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通典云金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其故城在今寧羌州西北東至西縣一百五十里天寶初徙治於北西南去舊縣一百二十里寶歷初省金牛入三泉

故寰宇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年升三泉縣為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于西縣界復置三泉縣隷軍今為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接寧羌州界故輿地紀勝引宋朝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為源後又省三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嶓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為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嶓冢山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于縣西南置寧羌衛成化二十二年即衛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云

嶓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葢此山本在漢沔陽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嶓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為禹貢之嶓冢無疑也　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即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嶓冢為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

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乙連罔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于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及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

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為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為詳及隴西之山邪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顏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為禹貢之山而養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某山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

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志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譌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氐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

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為得其實而況秦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也禹貢錐指

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水經

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於沔酈注元和志沮水出興州順政縣東北八十二里按沮縣故

城在今漢中府畧陽縣界晉永嘉後沒於氐羌縣廢後魏改置武興縣又僑置畧陽縣西魏改畧陽曰漢曲隋又改曰順政唐為興州治宋復改順政曰畧陽今在寧羌州北二百二十里河池今嶶州屬鞏昌府

衆街水在畧陽縣北

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水經

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闗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故孔安國曰

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酈注　沮水戍在畧陽縣東南沔縣志曰沮水在縣西七十里與畧陽接界漢水自寧羌州東北流逕沔縣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羊驛沮口在焉宋開禧二年金人入大散關叛將吳曦退屯置口旋還與州置口即沮口也

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水經

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國張陵孫陵學道於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於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初平中劉

馬以魯為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絶谷道因遠城治即

峭嶺周迴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峯

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

南逕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

沔謂之濜口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二水之交故

亦曰濜口城矣酈注　地形志沔陽縣有白馬城今在沔縣西南即漢陽平關亦曰白馬

戍濜水在縣西三十里

又東逕武侯壘南水經

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酈注小城亦名石馬城在今沔縣南

又東逕沔縣故城南水經

城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王位於此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略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於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

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鍾士季征蜀枉駕設祠營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酈注沔陽故城襄守記在西縣東南十六里今在沔縣東南十里

又東逕西樂城北水經

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東容裘谿注之谿水又北逕城東而北流注於漢酈注城在今沔縣西南漢水南岸

又左得度口水水經

出陽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蟆二曰濁檢

出好緋常以二月八日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經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而南流注於漢水酈注　水在沔縣南二里

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經

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谿曰五丈谿谿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有女郎廟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酈注　沔縣東四十里有沙水女郎山在褒城縣西南

又東合襃水 水經

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强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於五丈

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謂是道也自後案舊修路者悉
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也褒
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
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
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
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矣褒水又
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
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逮靈帝建和

二年漢大中大夫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來敵本蜀論曰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白牛道厥蓋因而廣之矣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又南流入於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酈注元和志褒谷山在

褒城縣北五里南口為褒北口為斜長四百七十里褒水在今褒城縣東萬石城在褒城縣東

又東逕漢廟堆下水經

昔漢女所遊側水為釣臺後人立廟於臺上世人覩其頹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傳呼乖實又名之為漢武堆酈注　堆在今南鄭縣西南

又東過南鄭縣南水經

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

羽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酈注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寧羌州北嶓冢山寧羌在漢中府西北三百八十里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沔縣在府西少北九十里又東逕褒城縣南在府西北四十里沔水去縣二十四里又東逕南鄭縣南為漢水去縣三里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　漢志隴西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師古曰氐夷種名也氐之所居故曰氐道邑有蠻夷曰道晉永嘉後地沒於氐

（羌縣多荒廢氐道今不知所在）武都郡武都縣下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武都本白馬氐地漢元鼎六年開以為武都郡治武都縣今鞏昌府成縣西北百里有仇池山山上有仇池城城東南有武都縣故城即漢武都郡治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常璩華陽國志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此皆依漢志以為言然氐道漾水至武都為東漢水卒莫有能言其所經者今按酈注濁水出濁城北（今成縣有濁水）

戎亦曰濁水城胡三省云在上禄縣東南武街城西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今廣業郡治城在今成縣西三十里又東弘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白石今為成縣治又東南渥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與河池水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又西南入廣漢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沮縣今畧陽沮水在縣東西南流注於兩當溪又西南注於濁水

濁水南逕槃頭郡東今畧陽縣西北一百里有長舉廢縣後魏於此置槃頭郡而南合鳳溪水又東注於漢水觀此文則漢志以沮水枝津上承氐道水下為東漢水可知也氐道雖未詳其處所以地望度之當在西縣之東河池之西上邽之南下辨之北濁水所受有丁令溪水弘休水渥陽水皆出其北蓋自氐道來也其中或有漢志所謂養水者但今無可考耳然沮水枝津上承沮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昔之覩水作記者不察地勢之高

下不辨川流之去來遂以為氐道養水合濁水兩當溪由枝津以達沮沔是為東漢之源而不知其非也班固因之故有此誤水經於武都下加沮縣二字蓋亦以氐道水下通沮水為東漢之源也然漢志不言養水出何山而水經復附㑹之曰嶓冢則氐道亦有嶓冢山矣常璩知其非是故又因水以名其山曰漾山而為之殊目要知氐道水所出别是一山非嶓冢也近世言漢水者皆知班固之誤而不知其誤所由

來故詳著其原委如此　漢志隴西西縣下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括地志秦西垂宮即漢西縣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元和志嶓冢山在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然則山在故西縣東北去西縣三十二里也上邽漢屬隴西郡唐為秦州治今鞏昌府秦州是志云西縣故城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嶓冢山在州西南六十里山不甚高而峯岫延長連屬若冢是山在西縣故城東北六十里也輿括地元和二志里數不同蓋唐之上邽在今州之西南去西縣故城當較近但山不當更差二十八里耳州志城與山必有一誤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元和志利州景谷縣本漢白水縣屬廣漢郡宋為平興縣隋改曰景谷今四川保寧府昭化縣之白水鎮是也鎮在縣西百里白水在縣北二十里至縣東三里合

嘉陵江漢巴郡治江州縣其故城在今重慶府巴縣西大江在縣東南嘉陵江至此入大江過郡四隴西武都廣漢巴郡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與氐道之養水全無交涉水經非一時一手作漾水篇首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此不過依漢志氐道一條以立文惟加嶓冢沮縣為不同耳其所謂漢水即東漢亦與西縣之西漢全無交涉及覩下文東南逕白水葭萌閬中至江州入江則又確是西漢水與武都一條全無交涉矣首尾橫決必

魏晉間人所續也經文有曰廣魏者故廣漢也蓋曹氏改名漢後人續經此亦其一證

尋其意指蓋以氐道水南合濁水兩當溪歷槃頭郡東而南為西漢水也槃頭治長舉亦漢沮縣地故酈注以為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其言曰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

萌入漢則兩川通波更在沮縣之南矣嘗試以圖志考之漾沮雖有枝津與西漢通要皆自東入西非自西入東也蓋嶓冢亘絶東西俗謂之分水嶺地勢東高而西下故西漢水自畧陽縣南入寧羌州界即折而西南避高就下其性則然豈有東入之理澄之所言即禹貢之潛仲邕所言即通谷水也二水皆東漢之枝津西流入西漢水而說者乃謂西漢水至葭萌入漢顛倒之矣今嶺東漾沮枝津皆入西漢嶺西谿

澗之水亦皆入西漢川流去來有目者盡能驗之其可是古而非今乎　酈道元雖有東西兩川俱出嶓冢之説而終以西漢為主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西流與馬池水合又西南合楊廉川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城在今西和縣北又西南逕宕備戍南戍在西和縣東北又西南逕祁山軍南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今在西和縣西北七十里又西逕蘭倉城南今禮縣東南有蘭倉故城又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禮縣本漢嘉陵道地屬武都郡西漢水至此為嘉陵

水傳同叔云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爲西漢乎宋人以故道水爲嘉陵江大非近志皆承其謬故道水合濁水至槃頭郡入西漢水至今猶然何言會東漢而不爲西漢耶

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瞿堆即仇池山在今成縣西北百里

又東南逕濁水城南亦曰濁水戍在成縣西

又東南逕修城道南今畧陽縣西北有修城廢縣漢志作循城屬武都治

又東南於槃頭城南與濁水合詳見前

又東逕武興城南今畧陽縣治即武興故城唐爲興州順政縣元和志嘉陵江經順政縣南去縣百步

又西南逕關城北關城即今陽平關在寧羌州西北八十里東至沔縣一百七十里

又西南逕通谷唐武

德二年分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羌州金牛驛西三十里庾仲邕曰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蓋即此通谷水也通溪上承漾水曰獻水口又西南寒水注之寰宇記大寒水在三泉故縣南十五里西流至龍門山入大石穴龍門山在故三泉縣西七十里今在廣元縣東北八十二里其水即禹貢之潛郭璞所謂從沔陽南流至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者也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在今廣元縣南水經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注云白水西北出臨洮縣西傾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又東南

至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水有津關元和志晉壽故城在利州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本漢葭萌縣也此爲西晉壽今在昭化縣界白水即桓水嘉陵江自陜西寧羌州界東南流逕四川廣元縣西又西南逕昭化縣東南又南逕劒州東又東南入倉溪縣界白水關在寧羌州西南九十里接昭化界東北去關城一百八十里水經又東南逕巴郡閬中縣注云巴西郡治也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又東南合宕渠水水北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

又東南入漢三巴記云閬白二水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即嘉陵江也自蒼溪縣界東南流逕閬中縣西南又東南逕南部縣東北又東南逕蓬州東又西南逕南充縣東又南入定遠縣界寰宇記云嘉陵水又名閬中水亦曰閬江亦曰渝水華陽國志曰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銳氣善舞今所謂巴渝舞也宕渠故城在今渠縣東北七十里宕渠水亦名渠江重慶府志云嘉陵江自定遠縣流入合州界入一百九十里合渠江又十里至州城東南合涪江入南四十里入巴縣酈道元以宕渠水為禹貢之潛非是水經又東南逕江州縣東南入於江注云涪水注之故仲邕謂涪内水者也江州作江津誤今據漢志改正

以今輿地言之秦州西和禮縣成縣並屬陝西鞏昌府略陽

寧羌並屬漢中府廣元昭化劒州蒼溪閬中南部並屬四川保寧府蓬州南充並屬順慶府定遠合州巴縣並屬重慶府諸州縣界中皆西漢水之所經也禹貢雖無西漢水然必周知其所歷之地而後可以折東漢受氐道水之妄且廣元以下即禹貢之潛昭化合白水亦即禹貢之桓皆有闕于經故備著之　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為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

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為西漢水而漢志西
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
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
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以西漢接漾水為一
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
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
見而酈注惑闞駰之說以為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
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殽亂學者靡所折

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為漢之別源以西漢為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

禹貢錐指按今陝西通志漢中府寧羌州有嶓冢山在州北九十里形如冢漢水所出東入襄陽禹貢嶓冢導漾即此沔縣有漾水在舊大安軍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褒城縣有沔水在縣南四里源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南鄭縣有漢江在城南三里東流至漢陽府會大江水此與禹貢錐指所言相合又按黃宗羲今水經嘉陵江即東漢水源出陝西鳳縣東嘉陵谷歷兩當縣過畧陽縣治西會東谷諸水流經漢中府城南三里歷陽縣石泉縣南過金州北漢水又東過鄖西縣南又東北屈東南過均州東北過光化縣西南漢水又南逕穀城縣東均水入之

漢水又東過襄陽城北又東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漢水又南經安陸州治西過宜城縣東夷水東流注之

漢水經潛江縣分為潛江入於江漢水又東南白水注之又經當陽縣之東漢水又東南涓水入焉漢水

又東南至荆門州東九十里至大别山入於江其水自嶓冢為漾水沔縣為沔水漢中為漢水至荆山東

為滄浪水葢因地而稱名也其中所敘之水又與雒指所記詳畧不同備錄之以俟參考

行水金鑑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七十二至七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劉墱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七十二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漢水

又東為滄浪之水禹貢

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葢漢水至於楚地則其名

為滄浪之水也尚書全解

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百步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二里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又經洵陽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至此又名滄浪水易祓尚書說武當漢屬南陽郡今為均州屬湖廣襄陽府

傅云別流在荆州正義云傳言別流似分為異水按

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按水經夏水注云康成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也此辨最為明晰孔傳實出康成之後以夏水為滄浪故曰別流滄浪者漢水之色也非因洲而得名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說卦震為蒼筤竹漢童謠木門倉琅根字雖不同而音義則一皆言其色青也禹

貢錐指

漢水自南鄭縣東南又東得長柳渡水經長柳村名又東逕胡城南南對扁鵲城漢水出於二城之閒右會磐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清派注南入蜀水北注漢津謂之磐余口酈注胡城在今城固縣西四十里

又左會文水水經

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東南流逕胡城北

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谿口酈注

又東黑水注之水經

水出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曰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酈注黑水在城固縣西北五里

又東過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水經

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右谷水出漢北即聓水也聓水歷匈奴城張良渠樊噲臺大城固北城韓信臺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南流注於漢水酈注　元和志漢水逕今城固縣南去縣二里今城固縣北有城固北城漢置即大城固也匈奴城在今固城縣西大城固北城在今城固縣境內蔡傳云安陽今洋州真符縣也真符在今洋縣東六十里元省入洋州旱山在今南鄭縣東南漢志安陽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師古曰鬵音潛其字亦或從水涔鬵古字通或以為禹貢之潛非是酈注云涔水即黄水

也盜水在洋縣西北二十五里

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經

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谿東南流合為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酈注灙城今洋縣東北二十三里與勢故城是也洛當作駱灙谷在縣北即駱谷之南口

又東逕小城固南水經

州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漢水東歷上濤而

逕於龍下蓋伏石驚湍流屯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自白馬迄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為山行之始酈注今洋縣治即興道故城小城內城在縣東元和志漢水經興道縣南去縣一百步寰宇記云漢水自發源至此屈曲行三百七十里入金州漢陰縣界

又東逕石門灘水經

山峽也東會酉水水北出秦嶺酉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水東出寒泉涌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頹波

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源風雨之池其水西流入於

酉水酉水又南注漢謂之酉口酈注灉在洋縣東五十里

又東逕嬀虛為灉水經

世本曰舜居嬀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嬀虛在西北

舜所居也後或姓姚或姓嬀嬀姚之異事安未知所

從酈注

又東逕猴經灉水經

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灉受斯名酈注

又東逕小大黄金南水經

山有黄金峭水北對黄金谷有黄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咀此為戍與鐵城相對酈注並在洋縣東八十里

又東合蘧蒢溪口水經

水北出就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一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黄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里絶壁萬尋

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岨地窮坎勢矣其水南歷蘧蒢溪而南流注於漢謂之蒢口酈注　陽都坂蘧蒢水皆在洋縣東北又有子午道在縣東一百六十里元和志黃金縣有驛即子午道也舊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王神念別開此路

又東右會洋水水經

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又東北流入漢謂

之城陽水口酈注隋志西鄉縣有洋水元和志經縣東八里平陽城在今西鄉縣南界

又東歷敖頭水經

水陸嶮湊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酈注安康縣即今漢陰縣

又東合直水水經

水北出子午谷巖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絶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酈注直城西

與今石泉縣接界寰宇記漢水在石泉縣東百步

又東逕直城南水經

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蟇嶺歷漢陽潕口而屆於彭谿龍竈矣並溪澗灘磧之名也酈注魏地形志金城郡治直城縣其故城在今漢陰縣西

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水經

縣治松谿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酈注寧都故城在漢陰縣東七十里晉置屬晉昌郡唐改漢陰寰宇記漢水在漢陰縣南二里今在縣西沈約宋志魏興郡有廣城縣

其故城在今紫陽縣東南漢水在縣南門外

又東逕魚脯谿口水經

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酈注

又東過西城縣南水經

又東逕鼉池南鯨灘鯨大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者也又東逕嵐谷北口嶂遠谿深澗峽嶮邃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颾颾故川谷擅其目矣酈注

又東右得大勢水經

勢岨急谿故亦曰急勢也依山為城酈注

右對月谷口水經

山有阪月川於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酈注

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水經

漢中郡之屬縣也漢末為西城郡魏文帝改為魏興郡治酈注

漢水自紫陽界折而東北流入興安州界州本漢西城縣唐為金州治元和志漢水去

州城百步水出楚金

又東為鱣湍水經

洪波渀盪漰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鰓失濟故因名湍矣酈注

又東合旬水水經

水北出旬山東南流注漢謂之旬口酈注 旬口在今洵陽縣東南

漢志漢中旬陽縣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

又東逕木蘭塞南水經

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為木蘭塞云酈注

又東左得淯溪水經

興晉旬陽二縣分界於是谷漢水又東注谷甲水口

又東逕上庸郡北興關拊水合關拊水又南入上津

注甲水甲水又東南流逕魏興郡之興晉縣南又東

右入漢水酈注

漢志上雒縣甲水出秦嶺山東南至錫入沔當在今白河縣界白河漢錫縣

地晉旬陽二縣在今漢中府境上庸郡在今鄖陽漢中二府境

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水經錫音陽

爲白石灘縣故春秋錫穴地也故屬漢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又東逕長利谷南鄜注漢志漢中長利縣有鄖

關其故城在今鄖西縣西南

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水經

堵水自建平縣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東北歷嵾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於漢謂之堵口鄜注堵水在今鄖縣南堵陽縣在今鄖

陽縣南界上粉縣在今房縣境

又東過鄖陽縣南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水經鄖陽縣在今鄖陽府境鄖鄉唐屬均州元改鄖縣元和志鄖鄉縣漢水西自豐利縣界流入南去縣三里豐利今白河也

又東逕琵琶谷口水經

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也酈注

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水經今為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西去興安州七百里

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邕漢記

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酈注自均州以至漢陽皆名滄浪之水故曰是近楚都

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東逕城固縣南

城固在漢中府東少北七十里水去縣四里舊志云縣東二里有飲馬灘每至午二時潮響如雷又五里為上濤下濤龍亭廢縣在縣東龍亭山下即龍下也又東逕洋縣南洋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里又東逕西鄉縣東北西鄉在府東南二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石泉縣南石泉在興安州西二百五十里水去縣五十步又東逕漢陰縣南漢陰在州西少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八十里又東逕紫陽縣南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州志云有怯灘在縣西十五里水陸如闘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石背最為舟楫患又石梁灘在縣西當任河水口中宮灘在縣東南一里極高險中流有柱石怒濤之聲如雷長灘在縣東四里近汝河灘不甚險商舟停集漁大絡繹皆漢水所經也又東北逕興

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赽灘串灘二郎灘為險而神灘尤甚明成化十三年知州鄭福於冱冬時用火燒石疏鑿以殺其勢舟行利焉州東一里有長春堤成化八年為水衝壞十五年鄭福增築高堅萬歷二十年復加修築又東逕洵陽縣南洵陽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在縣南門外又東逕白河縣北白河在州東南一百七十里又東逕鄖西縣南鄖西在湖廣鄖陽府西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五十里又南逕鄖縣南明成化十二年置鄖陽府治鄖縣舊志云漢江自城西遶城南寶蓋天馬諸山皆錯列漢濱又東逕均州北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經所謂又東為滄浪之水者也

禹貢錐指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禹貢

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勾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於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於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蓬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

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康成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邔孟康曰邔音忌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酈注北池之池經本作地池流池字酈注亦誤

三澨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為地名在邔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嗌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汊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於漢寰宇記

亦名澨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强通令江漢之水漫流沱潛尚不可辨况所謂三澨乎書古文訓

過者三澨之水分流別派至是而始合於漢水也葢漢水既東流為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澨水所入之處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尚書全解

按左傳澨有五雎澨宋地故酈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當禹貢三澨之目蔡傳以漳澨

蓤澨與汉水為三澨而句澨雍澨其地皆有可考却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汉澨漳澨蓤澨為三澨汉澨古無此名蓤澨不知所在紛紛推測終無定論所可知者三澨為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别愚意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邔縣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　邔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即襄陽縣之東境是

也史記索隱曰三澨地名在南郡邔縣北蓋即水經所言今無地以應之淯水注云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側之濆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淯陽之間者與邔縣無涉若以為入漢之水名則二澨不可為三澨水經沔水從襄陽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注云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淯水今名唐河在襄陽縣東北及會白水一名濁水一名弱溝水又謂之唐白河而淯

水之名遂晦其入漢處名三洲口三國時吴將朱然攻樊司馬懿救之追至三洲口大獲而還又王昶屯新野習水軍于三洲謀代吴水經邔北之三澨豈即此三洲邪然洲澨不同水中可居者曰洲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曰澨以洲為澨吾終不能無疑　鄭劉皆言三澨在竟陵界故後世説三澨者多求之此地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蔡傳曰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

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又名汊水韓汝節云汊楚駕反今按唐沔州有汊川縣杜佑曰汊音人宋避太宗嫌名改曰漢川則汊與義同音可知廣韻汊魚肺切水名蔡傳作汊從俗也元和志云汊川水在汊川縣南二里漢陽府志云楊子港自景陵縣流逕漢川縣北又東入涓水即汊水也疑即三澨之一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為水際未可曉也湖廣通志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為滄浪之水按山臨大江而所稱三澨者又在其東南與漢水絕無交涉通志大謬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為一澨即出唐石山者馬溪河為

一澨石家河為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汊水蓋即索隱所稱三參水也參去聲讀若篸蓋上音由汊轉而為參也蔡氏謂即三澨之一者專指司馬河而言　大别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左傳小别至於大别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則此二别在江夏界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

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即沔口矣沔左有郤月城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羨音夷）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渭按禹貢大別山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豐酈氏亦主杜説而終不能指魯山為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

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於大别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庚辰陳于柏舉吳師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孔疏云小别當在大别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别與吳戰退而至大别明自東而漸西也今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於大别言其師衆為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别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别與吳戰退而至大别之事也小别當在大别之

西孔說正相反今漢川縣東南有甑山即小别山元和志云小别山在汉川縣東南五十里（唐汉川縣在今漢川縣北三十里故里數不同）寰宇記云山形如甑土諺謂之甑山索隱云大别山土人謂之甑山蓋承孔疏之誤二别相去一百二十餘里（禹貢錐指）

漢水（自武當縣東北）又東為佷子潭（水經）

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為佷子葬父於斯（酈注）

又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水經

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水經

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於沔酈注平陽故城在今均州境

又東南逕縣城東水經

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山形特秀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於沔謂之曾口酈注

又東逕龍巢山下水經

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員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酈注

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水經

故鄉名也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酈注　筑音逐涉都城在今穀城縣界均水自南陽府淅川縣流逕均州至穀城入漢今故道已湮

又東南過酇縣之西南水經

縣治故城南臨汭水謂之鄩頭鄺注今光化縣北有鄩縣故城

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水經

汭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鄺注今穀城縣北有故穀城陰縣故城

又東南得洛谿口水經在今光化縣東北

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抗洛谿谿水東南注汭水也鄺注

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流注之水經

沔水又南汎水流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汎水又東逕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汎陽縣故城南晉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崩湍水陸徑絶酈注房陵縣即今房縣地界閬陽汎陽未詳所在

又東逕學城南水經

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有人立學都於此值世荒

亂生徒困依遂共立城以禦亂故城得厥名矣汎水又東流注於沔謂之汎口也沔水又南逕閼林山東

酈注閼林一作開林在穀城縣西北四里

又南逕筑陽縣東水經

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為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東南流逕筑陽縣筑水又東逕筑陽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沔謂之筑口又南逕高亭山東酈注今穀城縣治即筑陽故城筑水在縣南高亭山在縣北

又東為漆灘水經

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斯灘矣酈注

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水經

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為縣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河兵戎之交多自此濟酈注今襄陽縣西北有山都故城

又東逕樂山北水經

昔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樂山為名

酈注今襄陽縣西北六十里獨樂山是也

又東逕隆中經水

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曰先帝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酈注今襄陽縣西三十里隆中山是也

又東過襄陽縣北經水

又東逕方山北山上有鄒恢碑魯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已功一碑沈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於此潭曰百年之後

何知不深谷為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

酈注方山一名萬山元和志萬山一名漢皐山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鄧縣分界古謚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

又東合檀溪水經水

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谿水自湖兩分北渠即谿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情邈灌疏意寄漢陰故因名臺矣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水溪水旁城北注於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

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陽縣之故城也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征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酈注　今襄陽縣治即襄陽故城謂之壘城在郡治之西

又逕平魯城南水經

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建安中關侯圍于禁於此城會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酈注樊城在縣北三里舊志

隄防至切者在襄樊二城間蓋二城並峙中流如峽口且廣鄧之水從白河南注横截漢流以故波濤激射城隄為害最切

又從縣東屈西南淯水從北來注之水經

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酈注　淯水入漢處名三洲口在襄陽縣東北

行水金鑑卷七十二